

對那時我弱小心靈的打擊真不少. . . .

我祖籍潮州汕頭，父親當然是潮州人，母親也是潮州人，在汕頭市出生。當我來到這個世界，父母自然為我改了一個好聽的名字。我是「開」字輩的，當然用了「開」字，再加上一個洋字，可算是頂好聽的名字，潮州話應讀成「Goh-Kai-Yang」。我的鄰居、同學們都覺得我的名字十分悅耳。

事實上潮州話的確是最美麗的，也是一個很有份量的方言，很多人會很用心去聆聽。甚至只要略略帶著一點潮州聲調，經已聲價十倍。最好的例証便是香港的李先生的廣東話，他一開口，港人都洗耳恭聽，這便是歸功於悅耳的潮州口音，雖然他只混入少許的潮州音，已是如雷貫耳了。

但好景不常，大地轉色，我家也移居香港，從此惡夢重重。首先，當申請香港身份証時，我的姓變成唔唔聲，真似豬叫（無借題發揮之意），再加上個「開」字，我的名字可以千變萬化，包羅萬有，放諸四海而皆準了。我的別號（俗稱花名）以指數暴增，像沒有胃口時或自己照鏡時的「唔開胃」，想沉默時的「唔開口」或「唔開聲」，不應門時的「唔開門」. . . . 總之令到我很唔開心，對那時我弱小心靈的打擊真不少。

記得當我進讀中文大學時，英文是必修科，教英文的是一位西人太太，有一次當派回作文卷時，揚聲叫出：「唔好樣」當然沒有人回答，我明知沒有華倫天奴之貌，亦不至於到這個地步吧。她再重複叫了兩次，我鄰座的同學對我示意：「是你啊！」當日回到宿舍對著鏡子端詳了很久. . . 問問鏡子：「Mirror, mirror on the wall, who is the ugliest of all ?」

終於大學畢業了，本來想找份工作，長住香港，但想起我的名字，還是離開此地好些，結果來到加國。原意是希望有個新開始，但事與願違，一步入機場的入境處，他們不知怎麼讀我的姓氏，沒有響音，真是考起了移民官，當時又沒有在 NG 前面加上如 'E' 或 'I' 這些玩意。

所以以後每次西人見到我的名字，對他們是一個很大的挑戰，真是鬼見愁，所以什麼讀音都搬出來，Nick, Nut 之聲不絕，有些根本索性叫我 Mr. N.G.，有時他們也問問真正的發音，我說什麼都可以，橫豎只是一個標記而已，有人應便行了。有些熟絡的同事，叫我為 Dr. No Good，另有一位同僚，更提議在中間加上 F，這卻是過份了些。

隨著科技的進步，什麼都是電腦化，初期的電腦根本不能接受沒有響音的姓氏，又要勞煩電腦技術員大佬改改才能榜上有名。

有一年，當金風送爽，正值秋山紅葉的時候，與幾個老友一起參加旅遊團，到滿地可觀紅葉。當日的天氣正是乍晴還雨，真是惱人。車上一個不甚識時務的老友兼團友，一見太陽出來，便大聲叫著：「開陽」。過了一回，烏雲蓋天下起雨來，他又叫著：「唔開陽」。當天真是天公做美，整個早上，總是陰晴交替，結果全車的旅客，都知道我的名字。這也好，交上了幾位新朋友。

移居加國，還是改變不了名字帶來的苦惱，就像從火熱的煎鍋，投進熊熊大火中，自食其果。真後悔結婚時沒有改用太太的姓氏，「陳開洋」是一個認真不錯的好名字啊！